

德瑶语瑶简瑶史

陈杭柱瑶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前 言

摇摇80年代初,我受教育部的派遣,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近代史学院进修了两年多。在德期间,我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格哈特·A·里特尔教授(Prof. Dr. Gerhard A. Ritter),主修德国近代史,副修日耳曼语言文学。主修课使我对副修课的某些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浓厚的兴趣又促进了主修课的学习。在这种背景下,我便对德语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德语文学、德语语言学和德语语言史是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Germanistik)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在我国,开设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或教授德语课程的院校不少,但能教授德语语言史的却不多,大部分院校往往只注重教授德语文学和德语语言学,却忽视了本专业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德语语言史。其原因之一是对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的含义理解不够全面,其二是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第三是学生对枯燥无味的语言史没有兴趣。但作为一名真正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或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德语语言学和德语文学之外,也应具备一定的德语语言史的知识。最近几年,有些院校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先后为学生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介绍一些简单的德语史知识。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我国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中的薄弱环节,使学习德语的学生和年轻的德语工作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对德语语言的演变过程、目前的研究状况以及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投身到这一研究领域,推动我国日耳曼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任何语言,其语法系统和词汇的变化总是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所以席勒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一面镜子^①。这面镜子不但折射了风俗习惯、社会潮流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结构和生活条件的改变,所以说,语言的变化,尤其是词汇的变化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史。因此,本书试图在讨论每一时期的语言状况和发展情况前,先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文化状况以及一些与语言变化有关的外部环境。其目的是为了更理解各时期语言发生变化的原因,同时也了解些德国社会发展史的简单知识。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如同许多研究德语史的学者一样,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关于德语史的阶段划分。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划分德语史的阶段呢?是根据语言本身的变化,如元音变化、辅音变化、词汇变化、双元音变单元音等,还是将重点放在语言外部的变化,如地理环境的改变,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变化等呢?语言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事,它是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一些语言现象的变化往往要经过几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变化的快慢,朝哪个方向发展,则完全取决于影响语言变化的外部环境。因此,本书在参考部分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②,根据德语国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变化和经济状况,将德语史分为“早期中古德语”、“中古德语”、“晚期中古德语”、“早期近代德语”、“近代德语”、“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语言”、“现代德语”几部分。“当代德语发展趋势”一章向读者简要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德语的一些变化情况,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无法更详细论述,只能拣最重要的来谈,其中的某些内容已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德语学习》上发表。在本书中专门辟出“奥地利德语的特点”和

① 《德语学习》,1985/2

② 参阅 Wolff, Schmidt, Schildt, Bach, Eggers, Moser, Tschirch, Polenz 等。

“瑞士德语的特点”两章，一是要向读者介绍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考虑到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不多，读者要获取这方面的知识较难。本书中对德语史阶段的划分和一些考虑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书前几章的草稿于 80 年代中期用德语写成，主要用于教学。后来在不少老师和同事的鼓励下，对讲义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现用中文出版。用中文出版虽然缺少一点原汁原味，可读者的范围要广些，从事其他语言研究的人员也可作一些参考。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德语界老前辈的大力支持，我国著名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博士生导师陈慧瑛教授特别关心此书的出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阅了本书的部分章节，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特别感谢原国家教委外事司、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和慕尼黑大学近代史学院的里特尔教授，是他们为我提供了赴德研究的机会和资金，使这本策划已久的《德语简史》最终能与读者见面。此书从最初供内部使用的讲义到出版共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期间主要是因为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使我无法一气呵成，去认真仔细地考虑和研究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抛砖引玉”，深入探讨，把我国德语语言史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是出版本书的最大愿望。

编者

2000 年 5 月于北京

目 录

1. 德语的史前史	1
1.1 社会状况	1
1.2 印欧诸语言	3
1.3 印欧诸语言形成的理论	6
1.4 印欧基本语言	9
1.4.1 语音	9
1.4.2 印欧语形态结构	10
1.5 日耳曼语	14
1.6 日耳曼语辅音变化和维尔纳定律	19
1.7 重音关系和语音变化	21
1.8 形态变化	24
1.9 原始日耳曼语的历史资料	26
1.10 日耳曼语方言	28
1.11 日耳曼诸语言新变化	29
2.12 同非日耳曼语言的关系	32
2. 早期中古德语(公元6世纪—1050年)	35
2.1 社会状况	35
2.2 文化状况	37
2.3 德语书面语言的开端	38
2.4 德语的表现形式	40
2.5 德语的使用范围	43
2.6 德语史阶段划分	44
2.7 “deutsch”一词的来历	45

2.8 古高地德语的重要变化和特点	48
2.9 其他语言变化情况	52
2.10 词形和句法的变化	55
2.11 德语词汇的基督教化	57
2.12 早期中古德语的方言	60
3. 中古德语(1050—1250年)	63
3.1 社会状况	63
3.2 文化状况	65
3.3 中古德语使用范围	68
3.4 德语区的新变化	72
3.5 重要的语言变化	73
3.6 词形变化	78
3.7 词汇变化	79
3.8 法、荷等语言对中古德语的影响	81
3.8.1 法语对中古德语的影响	81
3.8.2 荷兰语对中古德语的影响	84
3.8.3 其他语言对中古德语的影响	84
4. 晚期中古德语(1250—1500年)	87
4.1 社会状况	87
4.2 文化状况	89
4.3 文学发展状况	90
4.4 晚期中古德语状况	91
4.5 神秘主义对中古德语的影响	99
4.6 词汇的变化	101
4.7 语音变化	104

5. 早期近代德语(1500—1650 年)	110
5.1 社会状况	110
5.2 文化状况	112
5.3 研究德语语言	114
5.4 教育的变化	116
5.5 文学发展状况	117
5.6 语言状况	119
5.7 马丁·路德和德语共同语	124
5.8 拉丁语对德语的影响	132
5.9 法语对德语的影响	136
5.10 语法学家的影响	138
6. 近代德语(1650—1770 年)	145
6.1 社会状况	145
6.2 文化状况	147
6.3 语言状况	149
6.4 语言的变化	152
6.4.1 词汇变化	152
6.4.2 词形和句法的变化	154
7.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语言(1770—1830 年)	159
8. 现代德语(1830—1945 年)	163
8.1 社会状况	163
8.2 文化状况	165
8.3 语言研究状况	166
8.4 语言状况	169
8.5 统一书写和语音	171

8.5.1 统一书写形式	172
8.5.2 统一语音	176
8.6 英语的影响	178
8.7 词形和句法的变化	182
8.8 词汇发展状况	190
8.9 为纯洁德语而斗争	194
8.10 开展反对外来词的斗争	196
8.11 法西斯主义专政时期的德语	198
9. 1945 年后的德语状况	201
9.1 德语区的变化	201
9.2 统一前东、西德语言状况	203
10. 当代德语发展趋势	209
10.1 语言体系的发展趋势	210
10.2 继续从综合性语言朝分析性语言发展	212
10.3 句子结构的发展趋势	213
10.3.1 句子朝简练、短小的方向发展	213
10.3.2 句型变化	213
10.4 从句减少, 名词词组增加	217
10.5 破框结构的发展趋势	218
10.6 棘手的时态问题	219
10.7 主动态与被动态的矛盾	222
10.8 固定搭配词组增加	224
10.9 词汇发展趋势	226
10.9.1 词形发展趋势	226
10.9.2 词汇发展趋势	231

11. 奥地利德语的特点	236
11.1 语音语调特点	237
11.2 词法方面的特点	238
11.3 句法方面的特点	239
11.4 词汇上的特点	240
12. 瑞士德语的特点	243
12.1 瑞士德语的现状	243
12.2 瑞士德语的特点	245
12.2.1 语言的多样性	245
12.2.2 语音系统	247
12.2.3 词形变化	248
12.2.4 词汇	249
参考书目	251

1. 德语的史前史

1.1 社会状况

大约从公元前 5000 年中期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在广阔的中欧土地上,散居着一些氏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饲养牲畜。每个氏族都是一个生产集体。生产集体的成员讲共同的语言,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文化基本相同。从简单地获取自然食物到耕种粮食和饲养牲畜可以说是生产力的一大关键性进步。后来自然分工不断发展,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和种地,男人主要喂养牲畜。随着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各氏族开始结束游牧生活,定居下来。这种定居导致氏族不断扩大,并分离出新的氏族。新氏族就得重新开垦荒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社会生产力性质的变化必然加速社会的变化。土地成了生产过程的直接物质,农田和牧场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氏族定居下来后,土地便成了氏族里的共同财产。为了从事农业生产,人们必须定居和开垦荒地,这种定居和垦荒使得各氏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的需要,各氏族开始走向联合,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社会共同体形式——部落。在联合起来的部落中,生产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通过不断地迁移,这时的部落也开始占有了土地,这是一种氏族共同财产之外的部落财产,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财产。在这种社会变化中,出现了一种原始的民主方式,产生了民主的组织机构——部落议事会。此外,还出现了长老会议,辅佐部落议事会选出来的酋长。这些机构处理部

落里的内、外事务，成了部落集体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公元前 2000 年的青铜器时期（公元前 1800—公元前 700 年）起，生产力的性质又发生了巨变。改变牲畜饲养方法，使用犁耕地和掌握青铜器的冶炼方法等大大发展了劳动生产力。同时，开始出现社会分工，有了集体性质的手工生产者。那种在原始社会中形成的氏族——一种组织形式和生产集体——开始慢慢瓦解。随之，财产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除氏族财产和部落财产外，又出现了一种大家族特殊财产，即手工业生产者所拥有的生产工具和产品。随着剩余产品不断增加，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和特殊财产的出现，开始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氏族社会关系开始瓦解，但这种瓦解的速度因各部落中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而有慢有快。

上面简要谈了一下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5000 年—公元前 1800 年）和青铜器时期（公元前 1800 年—公元前 700 年）中欧各原始部落的社会经济情况。这些原始部落对德语的史前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那么这些部落究竟生活在何处？经过近几十年比较准确的语言研究和得到的大量的语言、生物和地理证据，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这些部落生活在今天的丹麦以及与之接壤的瑞典南部和德国北部，他们是原始日耳曼人的祖先。原始日耳曼人的南面住着古印度日耳曼人，西南面住着凯尔特人。古印度日耳曼人的南面和凯尔特人的东面住着伊利亚人和威纳特人。约在公元前 2000 年末期，古印度日耳曼人离开中欧，向亚平宁半岛（Apennin - Halb - insel）迁移，于是，原始日耳曼人大举向中欧迁移。这种迁徙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1000 年初。东部抵达威塞河，西部抵达埃姆斯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广大地区。这样，日耳曼人祖先的西南部邻居是凯尔特人，东南部住着伊利亚人和威纳特人。约在公元前 1000 年的上半叶，与斯拉夫人为邻的波罗的人也成了日耳曼人的邻居。

1.2 印欧诸语言

印欧语原来也叫吉弗提克语(Japhetic),雅利安语^①(Arisch)和印度日耳曼语^②(Indogermanisch),是5000年以前的一种古老语言,现已绝迹。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末印欧语开始分化,派生出若干方言,分布在从印度到冰岛之间的辽阔印欧地带。印欧语成了欧洲大多数语言和南亚许多语言的“祖先”,它的“后代”便构成了印欧语系(Indoeuropäisch)。印欧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之一,全世界约有18亿7500万人讲该语系的诸种语言。德语是该语系的重要成员,属日耳曼语族。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些印欧语研究学者通过比较发现,古印度语同许多欧洲语言在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③,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下列两表的比较中看出:

印欧诸语言词汇比较表

德摇摇语	Mutter	Vater	drei	neu	ist	gebäre (=trage)
英摇摇语	mother	father	three	new	is	bear
哥特语	——	fádar	þreis	niuþis	ist	baira
俄摇摇语 ^④	matji	——	tri	novyi	jestj	beru
立陶宛语	mótyna	——	try s	nāujas	esti	——
希腊语	méter	päter	treīs	néos	ēsti	phèro
拉丁语	māter	pater	trēs	novus	est	ferō
古印度语	mātār	pitār	triyas	nāvya	asti	bhārāmi

① 这是英国老一代语言学者所使用过的名词,原本指印度—波斯语言的紧密亲缘关系,后慢慢过渡到指印欧人,最后转义到指“非犹太人”,从而为德国19和20世纪的种族主义思想埋下了祸根。

② 德国语言学研究学者习惯叫印度日耳曼语,国际上仍叫印欧语。

③ 参阅 Schildt, 1981 (26), Wolff, 1994 (39), Moser, 1957 (60), Schmidt, 1969 (23)。

④ 为便于比较,将俄语用拉丁语形式写出。

动词 sein 在印欧诸语言中现在时形式比较表

印欧语	吠陀语	赫梯语	亚美尼亚 亚摇语	希腊语	拉丁语	哥特语	立陶宛 语	古斯拉 夫语
单数								
* <i>és_mi</i> ①	<i>ásmi</i>	<i>esmi</i>	<i>jem</i>	<i>eimí</i>	<i>sum</i>	<i>im</i>	<i>esmì</i>	<i>jesmъ</i>
* <i>és_si</i>	<i>ási</i>	—	<i>jes</i>	<i>essi</i>	<i>es</i>	<i>is</i>	<i>esi</i>	<i>jesi</i>
* <i>és_ti</i>	<i>ásti</i>	<i>eszi</i>	<i>è</i>	<i>estí</i>	<i>est</i>	<i>ist</i>	<i>ēsti</i>	<i>jestъ</i>
复数								
* <i>s_més</i>	<i>smás</i>	—	<i>jenkh</i>	<i>eimès</i>	<i>sumus</i>	<i>sijum</i>	<i>ēsme</i>	<i>jesmъ</i>
* <i>s_té</i>	<i>stha</i>	—	<i>ēkh</i>	<i>esté</i>	<i>ēstis</i>	<i>sijuþ</i>	<i>ēste</i>	<i>jeste</i>
* <i>s_énti</i>	<i>sánti</i>	<i>asanzi</i>	<i>jen</i>	<i>eisi</i>	<i>sunt</i>	<i>sind</i>	<i>ēsti</i>	<i>satþ</i>
* <i>s_ónti</i>								

摇摇1822年,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②在《德语语法》(*Deutsche Grammatik*)一书中又进一步揭示了印欧语系各语种之间在语音上的联系及其规律,提出了著名的“日耳曼语辅音变化定律”③,比如,他指出,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中的[p]音就来自原始印欧语,后来在日耳曼各语种中变成了[f]音。因此,拉丁语的 *pisces, pes, pater* 就分别变成了德语的 *Fisch, Fuß, Vater* 和英语的 *fish, foot, father*。“格林定律”虽然首次揭示了印欧语系各语种之间的联系,并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但它仍不完善。后来,丹麦语言学家卡尔·弗纳(Karl Verner)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揭示了印欧语系各语种间清辅音与浊辅音发生转换的对应关系等一系列现象,并于1877年提出了“弗纳定律”

① 本书中用*号表示的词汇均为虚拟词汇,是印欧语研究学者为便于比较研究而虚拟出的词汇或语法结构形式。

② 就是写《格林童话集》的那个格林,我国语言学界惯用译名叫雅可布·格里姆。

③ 即《格林定律》(*Grimms Gesetz*)。

(Verner_Gesetz), 作为对“格林定律”的修正和补充。

原始印欧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语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对这些问题，我们仍缺乏有力的文献考证。但通过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家们的长时间的通力合作和研究，得出了探索性的结论，大多数人认为，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在欧洲的中东部地区居住着一些游牧部落，他们个子高大、白肤、金发、碧眼、生育力强，并且精力充沛。他们饲养着像羊、狗、奶牛和马这样的家畜，使用马和带轮子的交通工具。他们有家庭关系的观念，并且有家庭组织。他们在伦理道德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社会秩序，在多神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宗教。这些游牧部落就是原始印欧人，他们用于交际的语言就是原始印欧语。大约在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间，这些原始印欧人开始迁徙，有些向西移动，有些向东移动，而有些部落则向南移动，到达了南亚次大陆。古印度语与古代欧洲语言之所以非常相近，其历史根源即在此。随着这些离乡背井、各奔东西、漂流到远近不同地方的移民群，原始印欧语开始分裂。到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原始印欧语已经解体，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了。

语言学家们通过对印欧语系已知语言的比较研究，把印欧语系分成如下语族：

- 一、印度语族 (das Indische), 包括梵语 (das Sanskrit)、巴利 (das Pali)、印地 (das Hindi)、孟加拉语 (das Bengali)、旁遮普语 (das Punjabi)、新都斯坦语 (das Hindustani) 等；
- 二、伊朗语族 (das Iranische), 包括波斯语 (das Neupersische)、阿富汗语 (das Afganische)、库尔德语 (das Kurdische) 等；
- 三、亚美尼亚语族 (das Armenische)；
- 四、特拉克语族 (das Thrakische)；
- 五、赫梯语族 (Das Hethitische)；
- 六、吐火罗语族 (Das Tocharische)；
- 七、希腊语族 (das Griechische)；

- 八、衣羽语族 (das Illyrische) ;
- 九、阿尔巴尼亚语族 (das Albanische) ;
- 十、意大利语族 (das Italische), 包括法语 (das Französische)、意大利语 (das Italienische)、西班牙语 (das Spanische)、葡萄牙语 (das Portugiesische)、罗马尼亚语 (das Rumänische) 等;
- 十一、凯尔特语族 (das Keltische), 包括爱尔兰语 (das Irische)、布列塔尼语 (das Bretonische)、威尔士语 (das Welsche)、盖尔语 (das Gälische) 等;
- 十二、斯拉夫语族 (das Slawische), 可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东斯拉夫语 (das Ostslawische), 包括俄语 (das Russische)、乌克兰语 (das Ukrainische) 和白俄罗斯语 (das Weißrussische); 西斯拉夫语 (das Westslawische), 包括波兰语 (das Polische)、捷克语 (das Tschechische)、斯洛伐克语 (das Slowakische)、索布语 (das Sorbische) 等; 南部斯拉夫语, 包括保加利亚语 (das Bulgarische)、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das Serbokroatische)、斯洛文尼亚语 (das Slowenische) 等;
- 十三、波罗的语族 (das Baltische), 包括立陶宛语 (das Litauische)、拉脱维亚语 (das Lettische) 和古普鲁士语 (das Altpreußische) ;
- 十四、日耳曼语族 (das Germanische), 包括英语 (das Englische)、德语 (das Deutsche)、丹麦语 (das Dänische)、瑞典语 (das Schwedische) 等。

1. 3 印欧诸语言形成的理论

原始印欧语是语言学家在 19 世纪末经过大量的比较后提出的一种假设语言。后来随着游牧部落的迁徙, 印欧语分裂成许多

独立的、但又有亲缘关系的语族。于是，形成这些语族的过程便是研究原始印欧语的重要文献资料。当然，学者们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印欧诸语言的形成提出了种种不同看法，但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今天的印欧语系的诸语言都出自一种基本的语言。那么，它又是如何从统一走向分裂的？

树干理论 (Stammbaumtheorie)

较早的语言学家认为，从原始的统一走向多极化并分裂成若干子语言是有机增长的结果。1803年，斯莱歇尔 (A. Schleicher) 第一个试图用树干理论来解释原始印欧语分裂成若干语言。他将印欧诸语言分成三组，第一组为亚洲组或叫阿利亚组 (印度语、伊朗语、亚美尼亚语)，第二组为西南欧洲组 (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意大利语、凯尔特语)，第三组为北欧组 (斯拉夫语、立陶宛语、日耳曼语)。这三组犹如从一棵树干上长出的三个树叉，然后从这三个树叉上长出许多树枝，从大树枝上又长出许多小树枝。受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系谱观点的影响，结合 19 世纪人们对器官和生物的想像，便产生了这种溯源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对早期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有其作用。

波动理论 (Wellentheorie)

到 19 世纪 70 年代，语言学家们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他们认为，在平常的交往和接触中，语言是会相互受到影响的，语言的发展是某些政治和地理中心向四周“散开”。所以，有些新的语言现象在一些地区先出现，而在另一些地区后出现。这种波动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约·施密特 (Johannes Schmidt)。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是从中心开始，呈波浪形向四周散开。离中心越远，波浪圈就越弱。他的这一看法取代了将原始印欧语严格分离和原始印欧语分裂成诸种语言的看法，提出了循序渐进和将各种印欧语分离出去的想法。波动理论的基础是“语言潮”或“语言放射”这一抽象动力

设想,它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动理论的优点是,它认为在印欧这一基本语言中已存在方言的区别,使人们在用现代语言地理学观察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时不会处于矛盾之中。但这种理论仍无法解释清印欧语系诸语言的亲缘关系。

盛开理论 (Entfaltungstheorie)

与片面的波动理论相反,1955年,O. 赫夫勒 (O. Höfler) 又提出了“盛开理论”。这种理论从多基因的发展出发,解释了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差别。如同春天在乡下要开的各种树花一样,有些早开,有些迟开。在语言的发展中,诸语言也有一个共同的“素质敏感性”,有的感觉早些,有的感觉晚些。语言变化的个别现象只是一些外表现象,这些外表现象有其深层的原因,往往与某种语言以往的发展趋势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语言的形式上讲,至少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连续反映。这种盛开理论的基础是现代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语言是一种各种成分同时限制的系统,应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今天,这种理论被大多数语言学家看成是一种“抽象推论”。

趋同理论 (Konvergenztheorie)

20世纪4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依 (Trubetzkoy) 提出,各种语言在不断的接触中相互影响。尽管它们分属不同的语系,但经过数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慢慢就出现了结构上的趋同现象。

交际理论 (Kommunikative Theorie)

近十多年来,不少学者在继续探讨印欧诸语言变化的原因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交际理论。他们认为,在研究语言的变化中,应多注重语言的功能和目的。语言的变化性较强,在实际交往中,不断产生新的语言变体。“今天交往行为的结果就是明天的语言变